

## 【all郊】逆命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64675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646755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 , <a href="#">Multi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 <a href="#">武王伐纣平话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all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殷交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寿</a> , <a href="#">帝辛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6 Completed: 2023-08-30 Words: 4,967 Chapters: 2/2

## 【all郊】逆命

by [EisaVial](#)

### Summary

《武王伐纣平话》 & 《封神第一部》  
all郊向  
有殷交/殷郊水仙向

## Chapter 1

壹.

-

……太子入潼关之后，便藏身华山聚兵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太子为何选了华山一处？原是潼关艰险、华山高峻，又依滔滔大河，易守难攻，是个绝佳的起势之地。又有潼关关王姜显姜国舅，此人正是姜王后之弟、太子舅父。

那日太子入关，去见姜显，只托名是姜家亲眷幼子，与亲母走失，记得潼关国舅乃是家中亲戚。姜显见了太子，大惊失色：“吾儿，你怎得在此？！朝歌至潼关八百里之远，如何来得？”又执太子手，拥在怀中细细看了，哀怜甚之：“殿下千岁，我当日入朝往东宫见你，何等尊贵齐整，怎的现今憔悴落魄这般？！”

太子恨曰：“父王杀我母，亦欲杀我。我得仙人相助，逃出朝歌。此欲招兵将，诛无道之君，何如？”又将亲母、奶母并一切苦楚宫人入梦显灵，姐已设计要杀他，他欲斩姐已不成反被亲父下令斩首诸事与姜显说了，又拿当日王后显灵给下的诗句与姜显看。

姜显听得旧事，看了姊姊血书，心中大恸，拥太子哀哭：“恨吾不早知旧事！”听太子欲聚兵，又有踌躇：“王依姐已谗言杀王后，又欲杀子，为君为父皆无道。然太子为陛下亲子，何能行如此歹事？且你年岁尚幼，又是金枝玉叶之尊，又如何可入山林聚众？不若留待潼关，再做打算。”太子泣曰：“母仇不报，吾非人子。舅父若不愿助我，不如早缚我杀之，以吾头颅送往朝歌！”姜显亦泣：“吾儿，你何故作此诛心之言？王杀吾姊，吾亦深恨。然以臣谋君，以子弑父，何其难也！”

太子听姜显言，知姜显心中意动，拭泪难尽，取浪子神所赐之斧与舅父看了：“我得神人赠兵器，必诛无道之君，报亲母之仇。不顾父子，亦不顾吾身！”姜显默然垂泪，终允太子。又欲合太子起兵，被太子劝言时机未到，若此时便大肆起兵，恐为纣所灭。故姜显只放太子入华山，供给粮草钱秣，一应招兵买马，皆隐秘从事。姜显守关，为潼关关主，将这潼关华山一脉整治得如铁桶一般。平日又教太子兵法武艺，太子力大无穷、使百斤巨斧如无物，又聪慧异常，虽年岁尚幼，已有大将之风。姜显且喜且叹：“吾王不明，自乱其家，亦乱天下。若善待王后，教养太子，殷商又得一明君，绵延基业，千秋万世，岂不壮哉！可怜！可叹！”

帝辛厚役赋、轻德政，荒淫无道、恣意享乐，尽日与姐已寻欢，不顾家国之事。又搜刮民脂民膏，聚于鹿台，更有刳胎斫骨之法，变震黎民、残害苍生。百姓苦不堪言，逃乱流离，又普天之下皆为殷土，何能逃出这人间地狱？

华山周边黎庶奴隶闻得山中有大王聚众，纷纷去投，渐有万数。太子带其开荒耕种、狩猎捕鱼，闲时操练兵马。无徭役赋税之迫，更无剥削淫乐之举，庶民皆感念太子之恩，只以太子为主，又颂扬国舅，独不闻帝辛。

如此过了数年，太子年已十七。容貌兼有殷商血脉俊美秖醴，又有姜王后清冷之美，堪比灌口二郎、金华太子；武力亦是卓群于世，骑射俱佳，犹胜舅父姜显，朝歌满朝武将恐皆不如。

某日太子纵马入华山深处，驱赶猛虎、熊罴等兽物，不使其危害寨中百姓。太子身携巨斧，腰间系弓，这数年舞弄兵戈，满身血煞戾气。山兽有灵，尽皆退避。太子追猛兽痕迹

入深山，耳听得灌林婆娑、虫鸣鸟啼，半点无猛兽咆哮之声，心中暗忖：“近年来这山中食人恶兽，估计都被我杀尽了。剩下这些，大抵也知不该靠近寨中。只是不知华山之外，还有多少食人恶兽未除？”思及此处，复又冷笑：“只怕天底下的野兽吃的人，加起来也无我那好父王一人杀的多！我能斩杀恶兽，又何时能去除这天底下至凶、至恶的一害？！”

太子手抚巨斧，对山林长叹：“破纣破纣，尔天命如此，可我何时能砍下他那大好头颅，去祭我母亲！”

山林簌簌，亦作悲声；鸟兽皆寂，犹似伤悲。忽有一阵清风拂来，惊了禽鸟走兽并太子坐骑。时正春日，那风里却有股冰雪凜然之意。太子警觉，一手挽住坐骑缰绳，一手握住斧柄，目光如电朝四处看去。却见天地变色，周身扭转，清风迷眼，令他连人带马坠入扭曲幻境之中。再睁开双目，眼前景象已大变。

只观天如碧染，高山绵延。山腰积雪，翠林带霜。此绝非华山之景，但见群山巍峨，仙气飘渺，亦不似凡尘。太子心中生疑：“奇哉怪哉，这是何处？我这是误闯了哪处仙境？莫非是苍天亦等得急了，唤我来叮嘱日后伐纣之事么？”忽闻身后有脚步声，回眸去看，却是一垂髫小儿引着一高大青年自狭窄山路上奔来。那小儿作道童打扮，生得玉雪可爱。虽年岁尚小，奔走时却速度如风，在崎岖山林间亦如履平地。至太子近前，脆声道：“阁下可是岁神降世，帝辛之子，殷商太子殷郊？”

太子见这童子实在可爱，又口齿清脆，眉眼含笑道：“吾父为帝辛，母为姜后，确实曾为殷商太子。只是你说甚么岁神降世，我倒是不知。”童子拍手笑道：“是这样没错哩！此为异世昆仑，吾为元始天尊座下白鹤童子，特奉真仙之命来请太子为破纣之事一叙！”太子听了，虽不曾听闻天尊之名，亦是翻身下马，行礼道：“原是昆仑仙童，我孤陋寡闻，虽听过昆仑之名，却不想山中真有仙神。”白鹤童子上前欲扶，奈何人乃童子之身，身量尚矮，忙让身侧青年去将太子扶起。口中只道：“此为异世，与太子所处之世不尽相同。太子所处那方天地，倒是从无昆仑众位仙神。”太子双臂被那青年稳稳扶住，抬眼一看，却是惊得三魂荡荡、七魄悠悠：“你是何人？！”

不怪太子惊愕无状，这青年身着道袍，颀长玉立，浑是道家仙人装扮。墨发披散，额上齐发根处勒一玉石额饰，更显仙姿飘渺。其姿貌瑰杰，深目玄准，濯似春柳，肃如秋月。不说与太子容貌全然一样，也有九分相近了。只是神色茫然，双眸澄澈，犹如稚子。太子心中酸胀难言，不知为何。又见这青年脖颈中隐约一道赤线，犹如斩首后断头复生，心中又想到当日帝辛将他赐死斩首之时。太子紧紧捉住这青年双手，双目灼烫，将落下泪来。腰间破纣之斧有灵，器随主人心意而动，斧刃震颤争鸣不休。

白鹤童子道：“太子！此是你异世同体之人，亦为殷商太子殷郊。他被殷王下令斩首，为我阐教弟子杨戩、哪吒救上昆仑，断头复生，仙术续命。现拜十二真仙之首广成子师叔门下，是我玉虚三代弟子。天命此世帝辛死于血亲之手，便是这位太子殷郊亦将弑杀其父。”

太子紧握殷郊双手道：“是这般么？”又潸然落泪：“天命如此，吾必诛帝辛！”这才松开一手，拭去泪痕，对白鹤童子道：“不知诸仙师有何事吩咐，吾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殷郊茫然无措，见太子脸上泪痕，心下亦酸涩难言，慢吞吞自怀中抽出一方巾帕递去：“你擦擦眼泪罢。”太子接了，顺手笼入袖中。白鹤童子忙请太子牵好殷郊衣袖，唤起两道清风。一道卷起太子坐骑向山间洞府而去，另一道则托起三人，直上昆仑仙宫。

诗曰：

曾梦神人赐斧斤，又入异世逢仙境。

天命杀父弑君者，心中犹自恨帝辛。

白鹤童子携殷郊、太子入玉虚宫谒见诸仙人，却是有一桩要事需请托这异世太子、降世岁神。欲知是何要事，太子在此世又有何际遇，请待下回分解。



## Chapter 2

貳.

书接上回，太子殷交逃出朝歌去寻国舅姜显，藏身华山聚众。忽入异世昆仑，遇元始天尊座下白鹤童子，并那异世同体之太子殷郊。三人一并乘风往玉虚宫去了。

太子牵着殷郊衣袖，被风送至玉虚宫阶下，又跟着白鹤童子往玉虚宫内行去。这玉虚宫乃是仙家道场，耸立群山巍峨处，掩映云雾缥缈间。宫内金碧辉煌、霞光萦绕，一应仙境幽微、奇景灵秀，不似凡尘俗地。三人过榭穿廊，到了主殿，殿外守着一道者并一小童。那道者穿水合服、束素丝绦，额间一缕深纹，乌发半束半散，端的是仙姿清隽、超群出类；小童双臂绕红绦、足下套金环，面似敷粉、唇若涂朱，亦是烂漫灵秀、道骨稀奇。师兄弟几个依序见礼。白鹤童子引太子与这二人相见，道是异世殷郊同体之人，是那世岁神降世，天命合他斩杀帝辛；又将杨戩、哪吒与太子认了。

哪吒看着太子，惊异道：“你竟与我这师弟一个模样刻出来似的，只颈上无那一圈印痕。莫非我师弟十六七岁时，就是你这模样？”殷郊听了，瞧着太子，沉思不语。杨戩见殷郊神思恍然，忙拦了哪吒，低声道：“勿对岁神无礼。”太子看了杨戩，又看了看殷郊，复再对哪吒笑道：“我既非此世之人，如何得知？只我再年长几岁，想来就是太子这模样了。”哪吒大笑：“他是太子，你也是太子，他是殷郊，你也是殷交，你们两个人称名道姓起来，真的分得清么？”太子思忖片刻，便道：“我幼时曾封景明王，若不嫌繁絮，称我景明亦可。”众人自无不应之处。白鹤童子有天尊之命在身，将领二人去见诸尊位，对杨戩、哪吒笑道：“此番暂住，先让我领了他二人去见天尊与众师叔。此后自有叙话之时。”便引二人至主殿，殿中正坐着元始天尊并十二真仙。

白鹤童子与殷郊至座前行礼。太子紧跟其后，也学着那道家礼法揖礼。天尊见了太子，观其年岁虽少，杀孽更甚殷郊：神魂尚清、犹显暴戾，命主虽贵、凶煞萦身，顶上红光渐盈血色、眉间紫雾已渗青芒。原是岁星之主，司天下诸侯人君、吉凶祸福，贵极凶极，犯之必有灾厄。虽为异世之人，亦引此世岁星震动。天尊曰：“你必将杀父弑君，虽有人主之像，却已失人主之运。”太子闻言，大笑曰：“那便是我母仇得报，谢过天尊吉言。”众仙神色皆异，独广成子道：“师尊，可见其心志坚韧。”天尊沉吟片刻，复又对太子道：“你是异世之人，本与此世毫无瓜葛，然世有同源，魂亦相依。你所处之世与此世皆有天命以周代商、帝辛死于血亲之手一节，任凭哪世生错，皆牵连其余世界。你必弑父，且弑父不可有失。”

太子听了，蹙眉不止。见殷郊面上血色渐渐褪去，又悄悄伸手扯紧了殷郊袖子。殷郊回首，看了太子皱眉，只当他是心有畏惧，忙出言安抚：“你莫怕，弑父一事……自有天意。”天尊叹曰：“想你也应明白了，此世殷商太子，已身亡一次。虽断头复生，魂魄归位，但神智受损，不比旧时。现周之武王将伐纣，殷郊亦需下山助西岐。虽天命此间商王死于血亲之手，但其中波折难料，若商趁殷郊神智未恢复之时再以仙术逆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吾等引你来此，便是想令你二人于伐纣时互助互襄。你可愿意？”太子目视众仙，仍沉思不语，见殷郊神情愈急，终道：“我有三问，若尊者可解吾之惑，自当应允。”天尊曰：“你自

说来。”

太子便道：“伐纣一事，非一时之功，我若停在此世，我那世未尽之事又当如何？”天尊道：“你在此间，那世时间停驻，你何时回返，那世何时继续。”太子问道：“我听这位白鹤道长说我是岁神降世，但我实无神异之处。此世既有仙神，想来交战之时双方必有仙术。我为肉体凡胎，何能奈何仙家？”天尊道：“便是你不问，我此番亦有机缘赐你。”太子颌首应了，又问：“我有血仇在身，不报非人子。若我死在此界，我那一世，帝辛仍将国破身死否？”此言一出，四座皆惊。仍有广成子赞道：“此子心坚胜金石！”赤精子亦曰：“于母为至孝。”天尊道：“天命如此，周必代商，帝辛必国破身死。”太子便道：“既是这般，我有何惧？”

天尊便令道童奉了一杯酒，令太子饮了。再取青丹一粒，令太子吃了：“此酒赠你修道五百年之功力，此丹借未来岁神之威能。你自静心揣摩，于伐纣一事大有益处。”太子拜谢过。此间事了，广成子领了殷郊与太子，只道：“还有些琐事要吩咐。”太子听殷郊唤广成子为师，便仍牵着殷郊衣袖，亦步亦趋。殷郊看他年少，平白被引入异世，多了襄助自己伐商之重担，心中隐隐不忍，只当多了一个幼弟一般，也将他的手握住。一行人出了主殿，广成子对杨戩道：“师侄，我有事要托付你。”杨戩与哪吒亦跟上。又有赤精子口中道：“我见这异世太子实在投缘，只恨不能也全一段师徒之谊。你有何事？有何需我相助之处否？”也跟上了。

到了昆仑山上广成子那一处洞府，广成子上座，先让太子盘腿打坐，感应那仙酒奥妙之处。太子只觉得周身血气翻涌，似有一股力量萦绕四肢百骸。腰间巨斧震动翁鸣，太子取斧挥动，斧刃流光闪耀，引得罡风煞气破空而处。幸得广成子在侧护持，又有杨戩使三尖两刃刀迎罡风挡住，才缓缓消散，未损及洞府。赤精子见了，叫苦不迭：“你我合该有一段师徒机缘。”太子收了斧，见广成子拈须含笑，便向赤精子揖首道：“仙长既垂青，我便觐颜拜师。”赤精子忙将太子扶起：“好，好，好徒儿。”广成子见了，笑道：“我本是想与他说些这几日留居昆仑的琐事，你既然收了徒，这宗事可就落在你头上了。”赤精子一手扶着太子，一手抓了殷郊，又令杨戩哪吒跟着：“这有何繁琐之处？不过还要先借你徒儿一用。”

哪吒今日先在殿外等候多时，再跟着广成子来此，又要随赤精子而去，可谓是无事而忙。暗自烦闷之下，本欲同杨戩耍一通脾气，却见杨戩跟着赤精子，只管去看殷郊，神色不见半点不虞。那方殷郊正与太子细细叮嘱些琐事，恰似凡尘兄长模样，杨戩看了殷郊这鲜活之相，眉目间也笼上一层笑影。哪吒不愿去看，便又钻到太子身侧，作睥睨状：“你拜了赤精子师叔为师，入门最晚，便也和殷郊一般，是我师弟。”太子也含笑应了：“好，景明见过师兄。”哪吒听了这轻轻柔柔的一声师兄，只觉得脊骨寒毛倒竖，打了个哆嗦：“也不至如此。”便架起风火轮，先众人一步窜入云中。

赤精子带着杨戩、殷郊、太子至洞府，令童子收拾了主次之位，受了太子拜师大礼，再吩咐的也只是些留居昆仑之事。因杨戩身为二人师兄，又年岁居长，便请杨戩好生照料师弟，等来日一同下山去往西岐。杨戩皆应了。赤精子又嘱咐殷郊，却是让他这几日好生照料自己，下山后与太子互襄互助、莫轻易被山下邪魔妖道诓骗了去。再与太子叙话，问了一遍太子过往。听了那世商纣宠幸妲己、残害生灵之举，叹道：“本以为此间帝辛殷寿已是残暴不仁、胡作非为之至，不想异世更是不堪！”执了太子手，又再三宽慰。那厢童子来报，已收拾好了太子暂留的洞府，赤精子又将诸事嘱咐一遍，才放了三个小辈出去。

太子居处便在赤精子洞府近旁，先前上山的坐骑已被引入其间。凡马亦有灵，本因失了主人、又所处陌生之处焦躁不安，见太子来，便亲昵靠上近前。殷郊见此马神骏异常，似回想到了什么，额角隐痛。杨戩见他蹙眉，便扶住殷郊肩膀，低声道：“可是又头痛了？”殷郊摇头，只向太子道：“景明，你这坐骑似是不凡。”太子笑道：“我这马只是凡物，平日放任它在华山各处奔跑，想来是因山水灵秀也养出了几分灵智。”见殷郊神色仍痛苦迷惘，太子心中忖道：若是无帝辛害我，我为殷商太子，只怕一辈子都不会亲见华山，他想来也是。便又眉目含笑，恳切道：“我与两位师兄今日才见，犹胜相识数载。日后还需共成天意，不知两位师兄可愿听我讲些旧事？”杨戩扶着殷郊，见殷郊点头，便也道：“自然乐意奉陪。”正待一并入室，又见哪吒闯来：“我听闻有人要讲些旧事，我这师兄也想听一听。”太子亦应了。

四人入座，杨戩使仙术温了茶，倒了一杯给殷郊。又再斟了三杯。太子捧了茶水，沉吟片刻，在哪吒连声催促之下，终于选定了一桩旧事：

“帝辛宠爱妲己，杀我母后。”

太子浅笑盈盈，叹道：“吾母坠亡摘星楼，帝辛与妲己淫乐依旧。十年后，我方得知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